

港澳與東南亞文學研究

二十世紀香港的文言書寫與文藝復興

黃坤堯

摘要：近代香港文學的興起，即以傳統讀書人的文言書寫為主體。文人辦報，健筆很多，鼓吹新政，解放思想。其中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首開風氣之先，經邦論道，推廣洋務，建立新時代的道統與文統。陳步墀《繡詩樓叢書》大量刊印文言著述，發揚光大。民初居港的翰苑名公太史遺老賴際熙、陳伯陶、張學華、溫肅等均為文章大家，自亦堅持文言寫作，具有楷模意義。抗衡五四的白話書寫，影響深遠。戰後文化重建，名家輩出，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等，創出新儒家的理念。其他文士李景康、王韶生、陳荊鴻、陳本、饒宗頤、蘇文擢、楊虞、何乃文等繼作，推廣當代的文言書寫，有為而作，努力不懈。文章蠡起，一脈相承，撥亂反正，自亦具有類於文藝復興的悲情意義。

關鍵詞：文言書寫；新儒家；《繡詩樓叢書》；文藝復興；學海書樓

Abstract: The rise of modern Hong Kong literature was dominated by the *wenyan* (classical literary) writing of traditional scholars. Literati organized newspapers and wrote a lot, advocating new policies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Among them, Wang Tao's *Taoyuan wenlu wenlu waibian* was the first to start the trend, discussing the wa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promoting foreign affairs, and establish the orthodoxy of Taoism and literacy in new era. Chen Buchi's *Xiushilou congshu*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classical literary writings and promoted their popularity.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estigious Hanyuan and Taishi officials of the previous dynasty who lived in Hong Kong, such as Lai Jixi, Chen Botao, Zhang Xuehua, and Wen Su, were all great writers who insisted on classical literary writing, which was exemplary. Their fight against the vernacular writing in May Fourth Movement showcased its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e post-war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there were many famous scholars, such as Mou Zongsan, Xu Fuguan, Zhang Junmai, Tang Junyi, and so on, who created the concept of New Confucianism. Other scholars such as Li Jingkang, Wang Shaosheng, Chen Jinghong, Chen Ben, Jao Tsung-i, Su Wenzhuo, Yang Yu, and He Naiwen promoted modern literary writing for the purpose. There are so many works that right the wrongs as the Renaissance did, with a touch of pathos.

Keywords: *Wenyan* writing; New Confucianism; *Xiushilou congshu*; Renaissance; Xuehai shulou

一、崛起於洪荒天地的黎明晨曦

香港島孤懸海上，長期以來都是草萊荒僻的原始景象。1841年1月25日，英軍登陸水坑口(Possession Point)。開埠初期，島上人口不多，根據初步的統計，約有3650人，聚居於二十多條的村落，其中主要是蜑家人，約2000人，從事漁業，住在岸邊船上，文化水平不高。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清廷割讓香港，香港成為轉口港，准許各國自由貿易，很多中國人來港定居做生意，香港島人口增至12361人。太平天國戰敗，有些部隊逃亡來港，到同治四年(1865)已達十二萬人。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二十二萬人。宣統年間(1909-1911)約五十萬人。

香港早期人口稀少，其後開埠建設，始逐漸吸納由粵省及鄰近地區的移民。因此近代香港的文獻紀錄，即以傳統讀書人的文言書寫為主體。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1843年4月30日至5月29日)，黃恩彤來港跟英國政府商訂、詳議稅則事宜，逗留二十餘日，其《撫遠紀略》講述香港初建的情況：「香港本海中荒島，在急水門外，地屬新安，距縣城一百餘里。舊有蛋戶十餘家，傍岸寄居，捕魚糊口。近日英人據為己居，實非香港，乃全島東偏瀕海之裙帶路也。與九龍東西相直，隔一海港。英人利其港內可泊船避風，岸上可以築樓居貨，故於乾隆中，遣使朝貢，即以為請，未能邀允，至此始受廛於此。其地初經開闢，房屋無多，洋樓尤少，較諸澳門相去遠矣。有二炮臺，俱在平地。開一直路約二十餘里，可以馳馬行車。間有內民潛往貿易，大抵貧而無賴，鋌而走險者也。有天主堂一，書院一，規制庳隘。」¹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八日(1862.10.11)，王韜乘船抵港，協助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翻譯四書五經。抵港兩月。「往蘭桂坊，訪包榕坊，知渠於今年五月中來此，同詣酒樓小飲而別。自此時相過從，茗酒流連，談諧間作，異鄉荒寂中不憂無伴矣。」²

晚清使節放洋出使，往往都經過香港，考察新奇事物，紀錄香港社會的生活片斷。張德彝著《航海述奇》等八種，亦多記香港之作，印象一新。同治九年十月二十九日(1870年11月21日)記云：「申初，同慶霽堂步至丹利街、威

¹ 黃恩彤(1801-1883)：《撫遠紀略》，收入《晚清載記中的香港紀游》。參陳鐔勳(?-1906)撰，莫世祥(1952-)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印仿聚珍板，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年。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第187頁。

² 王韜(1828-1897)：《蘅華館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參《香港雜記》，第201頁。

靈頓街、大興隆街、德吉拉街一游，路途平靜，市廛繁列，皆係華洋人開設者。後在蘭桂坊楊蘭記茶社少憩，詢張霈霖之叔張秀之耗，始知在上環安定昌鋪內，距上數里，因路遙未去。乃入對面榮華里，步石梯而上，擬至山頂一觀。不料行百步外，竟入人院矣，遂急回，由嘉賢街入閣麟街，自大鐘樓左歸寓。」¹

黃恩彤敘寫香港的山川形勢及城市建設，開埠才兩年，有些簡陋，自然比不上澳門三百多年的經營。此外也提到有些內民，為了謀生，「貧而無賴，鋌而走險」，自然也就成為建設香港的動力。王韜抵港兩月，曾往蘭桂坊酒樓小飲。而張德彝遊覽中環一帶，亦嘗在蘭桂坊茶社少憩，同時也穿越很多內街，而上環則嫌遠不去。城市的規模初現，看來跟我們現在所見的環境沒有太大的差異。以上三家紀行之作或日記所載，習用文言，敘事書寫，平易雅正。

早期文人辦報，健筆很多，鼓吹新政，解放思想。1874 年，王韜創辦《循環日報》。1885 年，胡禮垣(1847-1916)任職《粵報》，1894 年冬，潘飛聲(1858-1934)來港任《香港華字日報》編輯，1903 年創辦《實報》，文采風流，影響很大。1905 年，鄭貫公(1881-1906)出版《有所謂報》，全名《唯一趣報有所謂》，則兼用文言與粵語，鼓吹革命。甚至加入白話，熔為一爐，流行於報刊及坊間的通俗讀物。商界則以陳步墀(1870-1934)為主，1906 年由潮州來港，營商之餘，還編成《繡詩樓叢書》三十六種，也是香港出版第一套的叢書，保留大量清末民初的書函墨寶及文章史料，價值巨大。

二、荒原：經國大業，推廣洋務與變法自強

近代香港文學的興起，即與傳統文學一脈相承，亦以讀書人的文言書寫為主體。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首開風氣之先，撰著〈原道〉、〈原學〉、〈原人〉、〈原才〉、〈原士〉諸文，經邦論道，推廣洋務，建立新時代的道統體系，參考西方的制度和建設，關注國際形勢，變法自強，切於時用。〈原道〉云：「夫民既由分而合，則道亦將由異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則先假器以通之，火輪舟車皆所以載道而行者也。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蓋人心之所向即天理

¹ 張德彝(1847-1918)：《隨使法國記》(《三述奇》)，參《香港雜記》，第 213 頁。

之所示，必有人焉，融會貫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後世聖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也。」〈原學〉云：「中國，天下之宗邦也，不獨為文字之始祖，即禮樂制度、天算器藝，無不由中國而流傳及外。」〈原人〉云：「論者雖譏泰西諸國於夫婦一倫為獨厚，而其家室雍容，閨房和睦，實有可取者。因而知一夫一婦實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無論貧富悉當如是。」〈原才〉云：「若人才而處亡國之際，不憚捐軀絕脰，毀家滅身，以求挽既去之天心而扶已衰之大局，決不肯策名新室，拜爵興朝，有寧蹈東海以死而已。由此觀之，人才何有負於國家哉！」〈原士〉云：「故時文不廢，天不不治。故今請開數科以取士，即以其虛言而徵之以實效。取之寬，則人才皆入吾夾袋之中，而自無或遺；用之嚴，則自不得以空文徼幸於一時。士習即端，而民俗亦厚，將見尚氣節，懋廉恥，敦品行，而無實之士自轉而歸於農工商賈，以各遂其生。」¹ 王韜嚮往西方之道，以為即天理所示，主張求同，器先於道，融入人倫價值的理念。此外他又尊重國學，夫妻平等，爭取人才，廢除科舉，端正士風，民俗亦厚，農工商賈，各安其業。「人才何有負於國家哉」，自願擔負時代的重任。

王韜又撰〈送政務司丹拿返國序〉(T.Turner, 1864)、〈香港略論〉(1865)、〈送西儒雅理各回國序〉(James Legge, 1867)、〈徵設香海藏書樓序〉(1870)、〈創建東華醫院序〉(1870)、〈記香港總督燕制軍東遊〉[Sir John Pope Hennessy, 1834-1891] (1879)、〈香海羈蹤〉[逃亡香港、尺地寸金、英華書院、風氣日奢] (1887)、〈物外清遊〉[香港文化、理雅各家、公墅] (1887)。諸文歷敘香港山川民俗、經濟文化、城市建設、政要交往、社會風氣各項，表現新鮮事物。〈香海羈蹤〉云：「香港本一荒島，山下平地距海只尋丈。西人肇畫經營，不遺餘力，幾於學精衛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價昂無埒。沿海一帶多開設行鋪，就山曲折之勢分為三環：曰上環、中環、下環，後又增為四環，俗亦呼曰『裙帶路』，皆取其形似也。……下環以往，漁家置戶大半棲宿於此。」² 下環即灣仔，新增四環群帶路蓋指銅鑼灣一帶，而下環以往殆指北角以東至筲箕灣，仍為蜑民的原居地。此文歷敘英人的

¹ 王韜著：《弢園文錄外編》，香港：中華印務總局，1883年版。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1月，第1-9頁。

² 王韜著、張志瀛繪圖：《漫遊隨錄圖記》，上海：點石齋書局石印本，光緒十六年1890。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6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

擘畫經營，移山填海，尺地寸金，四環伸展，同氣連枝，也就是華美壯麗的維多利亞城，從而也冒出了香港大都會的弘圖遠景。

陳鏗勳《香港雜記》(1894)，分述地理形勢、開港來歷、國家政治、稅餉度支、中西船務、中西商務、中西醫所、民籍練兵、街道樓房、水道暗渠、華英書塾、港則瑣言等十二項。〈自序〉云：「自肄業香江，即隨事留心，有聞必錄。公餘之暇，復涉獵西文，累月窮年，或撮其要，或記其事，爰付手民，一以便入世者知所趨，一以備觀風者知所訪焉。至其中要義，則本英人沙君拔平日所記者，撮譯居多，用誌弗諼，使閱者無忘沙君拔之意可也。」開埠五十年間，從無到有，規模已具，充份利用當時政府的數據紀錄，譯為中文，資料詳盡。¹ 其他潘飛聲〈游大潭篤記〉(1898)，修建水塘，可飲二十二萬人。梁涑(1861-1919)〈《香海集》跋〉(1898)介紹潘飛聲乃當世的「騷人畸士」，博識高才，同時亦印證了香港都會的興起，必須廣泛吸納各方面的人才。² 這些固然都成了重要的文獻史料，同時也是香港文章的佳製，閱覽文華，表現經國之大業。

三、五四運動的時代選擇：《繡詩樓叢書》與學海書樓

五四運動以後，白話興起，面對新時代的急風驟雨，香港文學囿於傳統，沒有急於改變的需要，反而更刻意維護傳統。1919年，陳步墀《半讀堂文存》二卷出版。卷上科舉制藝七篇、多屬宗師評定的佳作；卷下序跋五篇。作者解釋「半讀」的含義，或謂半商半賈，或謂但遵古訓，不好新書，看來都有濃厚的反諷意味。復刊行宣統元年己酉(1909)恩貢卷應試卷宗，卷首詳述祖宗世代；次為答卷，一題〈傳不習乎義〉，一題〈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義〉，分別為四書義及經義題目。官批「淹通博雅，詩人之遺」八字。³ 同時又刊印其師許之珽《介珊先生遺墨》，內有制藝考卷三篇。其婿許振《日東先生文》，收錄時文十五篇，皆有評語。並將許氏父子二種合編為《淵源集》。酷愛八股文寫

¹ 《香港雜記》，第3頁。

² 潘飛聲(1858-1934)：《說劍堂集·老劍文稿》，光緒廿四年(1898)廣州仙城藥州刻本。

³ 陳步墀(1870-1934)：《廣東恩貢卷：宣統己酉科》，今藏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作，戀棧不捨，對抗白話的意識更為明顯。¹ 許振自署「奏獎拔貢兩廣官立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生」，²擅寫駢文，文筆亦佳。

陳步墀《繡詩樓叢書》編錄《卅家尺素》、《尺素續編》、《尺素三編》、《歲寒堂壽言》、《劉太夫人榮哀錄》五種，多載名家墨寶、書函文牘。³總計所藏名家墨寶得五十九家，181 函；計有蕭馥常(1836-1915)、吳道鎔(1853-1936)、陳伯陶(1855-1930)、潘飛聲、王為幹(1860-?)、張學華(1863-1951)、賴際熙(1865-1937)、孫雄(1866-1935)、龍朝翊(1871-?)、溫肅(1878-1939)、劉景棠(1887-1963)、沈秉炎、瑞誥等，函札往還，很多都是文言精品，寫出應用文的高端境界。書法有楷、行、隸、篆、草五體，一般以楷書、行書為多，詩文聯語，各體兼備，論學紀事，自由書寫，反映廣闊的寫意空間，考察清末民初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術思潮種種狀況，以及國家民族的命運和發展情勢。⁴陳步墀〈歲寒堂五十自序〉(1919)，營商之餘，行善積德，不忘根本，亦以推廣文化為己任。

清代居港的翰苑名公太史遺老等多為文章大家，自亦堅持文言寫作，具有楷模意義。賴際熙任香港大學中文講席，為了弘揚國粹，挽救沈淪的人心，1915 年籲請香港政府劃地數畝保存宋皇臺遺址。1923 年與洪興錦(1883-1937)、俞安鼎(1874-1959)、李海東(1891-1973)等在香港般含道二十號創立學海書樓，聚書講學。當時登壇講道者有陳伯陶、賴際熙、溫肅、朱汝珍(1870-1943)、岑光樾(1876-1960)、區大典(1877-1937)諸家，國學根基深厚，對香港文化、香港文學自然影響深遠。⁵1927 年，港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1875-1947)於香港大學首創中文學院，賴際熙應邀襄贊為首任院長，規劃馮平山圖書館。初以教授傳統國學經史子集及古文辭章為本，育才亦眾。1935 年許地山(1893-1941)繼任院長，推行課程改革，分為文學、歷史、哲學三組，接通中西文化，弘揚

¹ 陳步墀：《半讀堂文存》（香港，1919 年），編入《繡詩樓叢書》第二十二種。又許之珽(1847-1910?)《介珊先生遺墨》（香港，1920 年）、許振《日東先生文》（香港，1920 年）父子二種題《淵源集》，編入《繡詩樓叢書》第二十五、二十六種。

² 許振〈誥封夫人陳太岳母劉太夫人誄文〉署名，陳步墀編：《劉太夫人榮哀錄》，香港：《繡詩樓叢書》第三十一種，1923 年版。

³ 陳步墀《繡詩樓叢書》編錄《卅家尺素》（第十六種，1914 年）、《尺素續編》（第十八種，1916 年）、《尺素三編》（第二十三種，1919 年）三種、《歲寒堂壽言》（第二十四種，1920 年）、《劉太夫人榮哀錄》（第三十一種，1923 年）五種。

⁴ 參黃坤堯〈陳步墀繡詩樓所藏名家墨寶及其交遊網絡〉，《文學論衡》總第 28 期，香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2016 年 8 月，第 20-34 頁。

⁵ 鄧又同(1916-2003)輯錄：《學海書主講翰林文鈔》，香港：學海書樓，1991 年版。

漢學，面目一新，可是文言的傳統地位沒有改變。綿延至於四十年代，無論報刊寫作、中學作文、官商函件、社會習俗，皆以文言為尚。

其他羅濂(1862-1941)、劉乃勛(1872-1968)、黃子律(鐘聲，1878-1960)、何恭第(1879-1941)、黃佛頤(慈博，1886-1964)、黃密弓(?-1944)等，多任職塾師或教員，亦為二十、三十年代的名家，作品多見。

1940年2月23日至3月2日，中國文化協進會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舉辦廣東文物展覽，編印《廣東文物》。其間舉辦徵文比賽，載錄學生徵文：〈參觀廣東文物展覽會述評〉。獲獎者十名，其中以文言書寫者蘇肇鑒(嶺南大學)、黃福海(知用中學校)、梁耀揚(漢文中學校)、伍仕強(漢文男師範學校)、辛桂成(南華大學)、陳家佑(漢民男師範學校)六人。以白話書寫者張聘渭(西南中學校)、陳斯馨(聖保祿女子中學校)、王偉明(華南中學校)、胡漢輝(1922-1985，中國新聞學院)四人。

其中白話書寫者四人，以中學生為主，得獎名次較高，分別佔第一、三、五、十名的位置。而文言書寫者六人，以大學、師範及漢文中學校為主，獲獎人數略多。知用中學校的黃福海甚至還寫出駢文作品。可見當時文言書寫還是相當普及的，而白話的崛起也顯得凌厲，勢鈞力敵。¹

四、戰後香港的文化重建

1949年9月底，詹安泰與湯擎民同行抵港，晤見饒宗頤(1917-2018)，又跟廖恩燾(1865-1954)、黎國廉(1874-1950)、劉景堂、張成桂(叔儔，1897-1969?)、陳湛銓(1916-1986)等燕集菩苑，遊覽太平山、淺水灣，逗留六日，10月5日中秋前夕返回廣州石牌。10月11日，詹安泰〈與劉伯端書〉：「過港承眷注至感。屢蒙見惠大作，清而不流，厚而不澀，浙常之長，一鑪共冶，曷勝嘆慕。弟頗思別出生辣一路，由生辣以尋重拙大之義；而才力不勝，迄無所就，甚多愧也。或當再向蒼質處走耳。港中詞老不少，禾丈尤所仰佩。甚思傾聆鴻誨，而集會人多，無緣請益，耿耿此心，如何可言。目下時局甚緊，萬一有變，此調恐永不復彈矣。弟已遷居文明路中山大學北齋十三號，倘

¹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輯：《廣東文物》，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年1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葉恭綽、黃慈博、許地山、黃般若、李景康、陸丹林、簡又文等編〕

蒙賜教，請按新址為荷。」¹10月14日廣州解放。詹安泰於函中特別提出「頗思別出生辣一路，由生辣以尋重拙大之義」的詞學主張。末段感於時局變化，詹安泰認為可能不再填詞，卻對港中的友人寄予厚望，弘揚傳統文化。其後文革的衝擊尤大，比五四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幸而香港社會未受波及，更著意珍視固有的文化，甚至明夷待時，肩負文明重建的重任。

戰後文章道盛，乘時奮起，名流匯聚，文言著作亦多，有盧湘父(1868-1970)、伍仲珮(1873-1961)、黃子律(鐘聲，1878-1960)、徐傅霖(1879-1958)、岑學呂(1880-1963)、李景康(1890-1960)、呂燦銘(1892-1963)、徐又陵(1897-1997)、潘學增(1899-1992)、張紉詩(1912-1972)、潘小磐(1914-2001)、黎晉偉(1917-1997)等。香港大專及文壇藝苑的學者教授亦精擅著作，有曾克崙(1900-1975)、吳俊升(1901-2000)、王韶生(1904-1998)、羅香林(1906-1978)、余雪曼(1912-1993)等，皆為健筆。陣容龐大，星輝湧現，內容廣泛，意趣橫生，各有可讀之作，名篇亦多。

王韶生〈田園記〉云：「己丑仲秋，南疆被兵，劉子百疇避地海隅，於新界屏山賃地數畝，結廬而居，率妻子躬耕，顏所居曰田園，取陶靖節守拙歸田園詩意也。……世風之靡也久矣，非以天下之至誠，曷以破天下之至偽；非以天下之至拙，曷以破天下之至巧。今劉子之安於拙，正以見劉子之學養耳！」(1949)摹寫劉百疇在屏山賃地躬耕生活，時不我遇，屏棄所學，洗盡鉛華，身世兩忘。守常守拙，固足以破天下之至偽與至巧，恍惚羲皇世界。〈蕪園記〉云：「環沙田皆山也。群峰羅列，針嶺聳峙西南，鞍山連環東北，朝暉夕陰，襯以流霞，繽紛悅目，海水從東來，浪花如雪，過吐路峽，蜿蜒繞山腳而南至瀝源港，匯為巨浸，汪洋千頃，雲山蒼翠，縹緲其中，窅然有江湖之思焉，吾友鄭子雲松有別業於是。」(1949)²寫出沙田瀝源港的原始風貌，而主人則顏其居曰蕪園，以治生為第一義，除舊佈新，意在斯乎。當時來港人多，劉百疇、鄭雲松能在香港新界覓得適當的居所，安身立命，追求「至拙」、「治生」的境界，尤為難得。二文借題發揮，呼喚傳統文化，重整中華文明。

¹ 詹安泰(1902-1967)〈與劉伯端書〉其二，黃坤堯藏稿。收入參劉景堂(1887-1963)原著，黃坤堯編纂：《劉伯端滄海樓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62頁。

² 王韶生(1904-1998)著：《懷冰室集》(羅香林序，林天蔚、陳思良跋。香港：九龍鄧鏡波學校印刷部，1971年)，頁30、43。[五輯，文100]

五十年代以後，因應時局的變遷，香港的知識份子陸續開展詩文改革運動。1955 年出版《現代詩鈔》¹，1956 年出版《現代詩選》²，不約而同都採用了「現代」的概念，而所選的都是舊詩而非新詩，可見香港詩歌曾經一度自稱為「現代詩」，承接近代詩的傳統，觀念十分先進。五四運動以後，新詩，也就是白話詩，逐漸取得現代文學上正統的地位，而傳統詩詞則逐漸淡出，以至遭人刻意遺忘，甚至宣判死亡。但香港詩人仍然鍥而不捨的為舊體詩詞爭取「現代」的身分，保護傳統文化，弘揚大漢天聲。《現代詩鈔》凡例第一條說：「現代詩向無總集，惟民初陳石遺曾選近代詩，所錄不及今人。歐公謂物聚於所好，本社同人久有此心，力所不逮，謹向海內外詩家徵求，勉存文獻。」可見「現代詩」指的是由民國肇建以至五十年代的今人詩歌。而〈現代詩選徵詩小啟〉亦云：「民國以來，耆宿猶多，典型不少。靈光尚在，碩果仍存。……或有隱耀韜光，陋窮閭巷；銷聲匿跡，肥遯山林，佳什未付之棗梨，姓名未著於社會，而自鳴天籟，不乏好音。固宜珊網肆張，玄珠是索。此《現代詩選》之編印所由發起也。」古卓崙(1888-1964)更在《現代詩選·序》中說：「干戈擾攘，文化淪胥，作者自作，亡者自亡，欲求保存於不墜，留之以餉後人者，亦岌岌乎不可得。流亡海外之士，惄然憂之，而有刊印《現代詩選》之舉。」可見「現代」就是指民國說的，藉以保存一代文獻，留待歷史評價，而非刻意與新詩爭取「現代」的身份。可是當時臺灣的新詩亦稱現代詩，1953 年 2 月紀弦(1913-2013)發行《現代詩》季刊，提倡「新現代主義」，主張「橫的移植」；1956 年 1 月 20 日更在臺北成立現代派詩社。香港與臺北的現代詩運動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可是大家的內容新舊不同，兩者又沒有任何論戰，只能說是偶合，所謂「現代」，自然就具有「新生」的意義了。

李景康〈《現代詩鈔初集》序〉云：「抑知三十年來，內爭外患，喪亂相尋，墨稿之燬於兵燹者，不知凡幾。我國文學菁華，損失不為不多矣。方今國人遠難海外，不可勝數。其行篋所藏，豈鮮佳作，即親友遺篇，亦在所多有。加以世居海外之僑胞，不乏風雅之士，所存吟稿，尤非陳氏搜求所及。今皆羅而致之，分期付梓，以免再遭兵燹，難於掇拾。對於保全國學之菁華，豈無少

¹ 李景康(1890-1960)編纂：《現代詩鈔初集》，香港，1955 年版。[李景康、吳肇鍾序]

² 《現代詩選》第一集，香港：《現代詩選》編纂處，1956 年 6 月。[古卓崙序、黃相華跋]

補歟！」(1954)¹李景康有意延續陳衍(1856-1937)《近代詩鈔》的工作，編纂《現代詩鈔初集》，這裏的現代專指舊體詩而言，並非新詩，保育菁華。

1958年元旦日，牟宗三(1909-1995)、徐復觀(1904-1982)、張君勱(1887-1969)、唐君毅(1909-1978)合撰〈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同時在《民主評論》及《再生》雜誌發表，創出新儒家的理念。其實香港的文言寫作推廣現代書寫，而所載的也就是當代的道、新儒家的道，關心社會世態，有為而作。

陳荊鴻撰〈《碩果社詩集》序〉(1953)、〈序太乙樓藏近代名家贈畫〉等，〈《海聲詞輯》序〉云：「癸卯之夏，同人倡為海聲社，春秋佳日，相與遨遊青山碧海間，於以盪滌塵慮，馳騁心目。而談笑詠觴之樂，則一月一集焉，酒酣耳熱，各出所作，觀摩砥礪，雖亦為詩，而以詞為尤多。……今觀海聲社諸子，閨閣清才，殆居其半，揚芬摘藻，琅琅乎其可誦者，正復不少，此尤為古今來以文會友所罕觀者也。吾生何幸，得參此曠古未有之雅事，是不可以不書也，因樂為之序而歸之。歲丁未暮春三月蘊廬陳荊鴻。(1967)。² 陳荊鴻參與碩果社、海聲詞社的雅集，呼喚才人士女，揚芬摘藻，重整中華文化。此外又推崇太乙樓主人劉少旅(1900-1996)搜羅名家書畫，宏揚藝事，以覘文化升沈，貢獻亦大。陳荊鴻關注古文詩詞書畫，其實也就是中華文明的具體呈現，推陳出新，惟在我輩。

陳本〈《文章學》序〉云：「文何以不古哉，由人心之好變也。人心好新而不知文，於是篤信偽書，崇尚說部，古人無此文學也，人心好異而不知文，於是突出寄〔奇〕字，生造囁語，古人無此文品也。人心好逢迎而不知文，於是諛言滿紙，踵訛承謬，或出辭鄙倍，難為諷誦，有識者不無斯文將墜之懼焉。」(1961)〈《近代粵詞蒐逸》序〉云：「夫詞雖文章之小技，然韻不騷雅則俚，旨不微婉則直，過鍊者氣傷于辭，過疏者神浮於意。故詞學至今且大窮，作者未易傳，傳亦未易久而遠也。當陵谷變遷，水火燹餘，能傳於世者幾何？」而編纂詞籍「庶或有功鄉邦文獻，抑亦可裨國家復興中華文化之旨

¹ 李景康著：《百壺山館文存》，載《李鳳坡先生詩文集》（香港：永德印務承印，1963年6月；《學海書樓叢書》第七種，2003年），頁19。〔文存21〕本集題「甲午仲冬敘於香海」，而《現代詩鈔》則改題「乙未初秋，鳳坡李景康敘於香海」。

² 陳荊鴻(1903-1993)著：《蘊廬文草》，香港：專業出版社，1992年版，第17, 61, 84頁。〔李猷署，張大千題，余彝生畫像。自序。文57〕

歟！」(1970)¹陳本認為人心變異，文品拙劣，諛言鄙謬，自有「斯文將墜」之歎。至於詞籍的編纂工作亦有救亡意義，復興中華文化。

以上通過王韶生、李景康、陳荊鴻、陳本四家的文言作品及重點論述，可以印證五、六十年代百廢具興、艱難奮進的歷程，戰後文化重建的工作，任重道遠。

五、香港的文言書寫與文藝復興

七十年代以後，白話已成主流，可是傳統的名師宿儒仍然堅持文言寫作，文章蠡出，其中陳荊鴻、王韶生、陳本、潘小磐、饒宗頤、何叔惠(1919-2012)、楊虞(舜文，1919-2019)、蘇文擢(1922-1997)、潘新安(1923-2015)、何乃文(1933-2023)等，或兼擅駢散，或專治古文，卓有著述，文章典麗，撐起一代的風騷，弘揚絕學，更為神州大地延續傳統的精神血脈。教化育才，影響深遠。其他梁耀明(1911-2002)、傅子餘(1914-1997)、劉秉衡(1915-2003)、羅忼烈(1918-2009)、顧植槐(1919-)、何竹平(1921-2004)等，亦為當代健筆，眾星拱月，也很熱鬧，構成香港文學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光芒耀眼，具有品牌效應，傳承高貴雅正，提升審美層次，為傳統文學護航，可謂香港文壇的盛世。在文革的廢墟中鳳凰浴火，涅槃重生，甚至具有文藝復興的積極意義。

蘇文擢〈答曾克崙前輩書〉云：「五四以來，一二桀黠才士，自度無以取並古人，則一切漸絕泯滅以求新，取俚言淺俗，自託於文變，人樂其易也，則附和而馳逐之，知古文之難入也，則媒蘖而土苴之。迄於今，其效可觀矣。後生固不知文章為何物，即求工於語體而且以為難。」闡述五四白話之弊。又〈答某教授書〉，意謂香港大專學界以學術著作取代文章寫作，作為升遷的評審標準，蘇文擢認為非是，並提出有力的論據加以反駁，破除謬說，而「某教授」也只能姑諱其名了。〈與夏書枚先生書〉認為「學術與心術，離而為二」。〈與徐復觀教授書〉云：「然清世諸從事考據者，尚類能讀破萬卷，涵茹而出之，乃百五十年後之今日，東塗西撮，假考証而行同盜竊以欺人者，充斥於庠序間。自甲骨敦煌及古墓之物，紛然雜出，考古之名，益有所託，假為顯業以弋名利權位者，益復車載斗量，蔚成風尚。夫文至滅質，博果溺心，則

¹ 陳本(1906-1996)著，何乃文(1933-2023)、陳卓(1932-)編：《參天閣集》，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4月，第48, 52頁。[何乃文序、陳卓略傳。文19]

六經不免為聖人之糟粕，今糟粕猶不知貴籍，而顧取古人之骸骨凌雜，鎔銖以求之，寸寸而度之。譬如為子孫者，不克纂承發揚其世德駿烈，乃掇拾於塵封敗簾之餘，以為家榮，為計亦已左矣。側聞海外漢學家更以支離瑣屑，迷炫外人，無一章一句之貫通，而有積案盈箱之富業。終未聞有以吾聖哲之至道鴻教，融液大釋，內充暢於己而外以正告於人前，如我公平生所持論者。彼輩置身鴻博，而自任以聲教西被之重，則於吾國文化菁粹之所在，當宜有所誦習，如誦習而不知服，是為大愚。若知服而口不敢言，非為大惑，則必求合洋俗時趨，苟以固榮射利，其用心益不可聞問。堂堂華胄，亦何樂有此等文化人哉！惜乎從事於此者，往往藉此輩以為收名定價之術，如登龍門，如附驥尾，榮達所加，後進彌以馳逐。間有圭璋之士，無以當洪爐烈火之焚，百煉之剛，吾見亦罕矣。」¹

蘇文擢是當代的古文大家，先後與曾克崙、夏書枚(1892-1984)、徐復觀諸教授討論文章之道，辨正學術。指出五四以來講求俚言淺俗，並非文章正軌。意欲正人心，厚風俗，排除名心，不要濫用著術為進身的工具。析論學術與心術的關係，更不要有文無行，淪於虛偽貪鄙。末函專論當代學術風氣，溺於考據，支離瑣屑，糟粕弋名，東塗西撮，而文章義理，不復聞問矣！詩文道喪，沈淪已極。目前大學教授競爭研究經費，專以發表論文衡量學術成就，鞏固權位，相沿成習。傳統士人所謂「以風俗名教節義為先」、「反於吾心之真而且正」之說，空谷傳響，弦音久絕，撥亂反正，不亦難乎？預見當代學風之敗壞，似早有先見之明也。

何叔惠〈《順德藝文集》序〉(1983)²，回憶岑學呂(1880-1963)庚寅(1950)秋的囑託，整頓鄉邦文獻，發揚而光大之，責無旁貸。

楊虞(舜文，1919-2019)〈《巽齋文存》自序〉云：「予志學之年，睹書史之方墜，先君子輒與同輩咨嗟，勗予小子，無忝所學。時不識者，譏為泥古逆流，而吾心之嚮往終無二。取徑求有所歸，非雅正之書不觀，非典則之文不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猶待時清，矢志靡它。不敢囿于小成，而窮藝業之

¹ 蘇文擢(1922-1997)：《邃加室詩文集》，香港：志豪印刷公司，1979年3月，第121-128頁。[徐復觀序，自跋。駢文22、古文40]

² 何叔惠(1919-2012)：《薇盒存稿》上、下二冊，香港：鳳山同學助印，2001年版，第44頁。[自序；傅靜庵、馮影仙、關殊鈔、楊虞、蘇文擢、何竹平、李達良、陳耀南八家序；陳正誠跋。駢文10、散文30]

極至。則老覺彌虛，學而知困，獨抱師訓，有所不為。四十年間，存稿若干篇，反覆辨證，置諸笥中。夫誠者自誠，而道自道，欲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去聖日遠，吾誰與歸。」(1980)¹楊虞擅寫古文，醇厚雅正，窮藝業之極至，敝帚自珍，「猶待時清」，努力不懈。

何乃文(1933-2023)〈頌橘先生七十壽言〉：「古文者，其氣充盛，其辭質而不俚，不若儷體之有聲律灑藻足以歆動人也，故未得其塗轍者，則見謂枯澹不足學，得其塗轍矣，而不敝精窮神，日諷月誦，則亦不足以知其聲調氣勢也。於聲調氣勢之間有入矣，而不博考乎載籍，以求古人立言之旨，有則而未始有物，粉飾虛車，則亦不足以言文也。此非朝夕所能程其效者，其視書若詩又加難也。故學古文者必多讀書，因古人之文而通乎其道焉，則庶幾矣。若是者，則文至而行醇，學贍而德備，此自韓歐曾王以降，可稽而知也。故乃文以謂古文之為用也溥者，此也。吾國自五四以還，三數庸妄鉅子，倡為鄙俚之文，以為高文不足法，聖道不足傳，道喪文敝，今茲極矣。不有以振起之，則曷由正人心、息邪說，而收匡救世弊移風易俗之效邪？天道若環，終則有始，文運其將興矣，非先生將孰從而振之哉！」(1969)曾克崙函覆云：「大文(一)有氣勢，(二)局度好，(三)命意好，不意在港得子，古文其終不絕乎！讀者皆歎賞以為不可及，望勉力為之，必有成也。」又撰〈馮康侯先生畫畫篆刻展覽序〉(1972)、〈《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序〉(2010)等。²何乃文深悟文章器度，誠懇厚重，氣充辭暢，質而不俚，身丁亂世，拂鬱悲咤。此外又有感於上庠學風的衰敗，重研究而輕創作，蕪雜寡要，而文風亦因之而墮落了。

以上陳荊鴻、蘇文擢、楊虞、何乃文四家專寫古文，醇厚雅正，意境最高。其他或寫散文、或撰駢文，眾星匯聚，扶持大雅，此乃中華文化與文藝復興的具體呈現，氣象一新，有容乃大。

1997 年回歸以來，文言寫作漸趨式微，鮮得發表空間，風氣日衰。其中盧鼎公(1904-1979)、蔡德允(1905-2007)、鄧又同(1916-2003)、關殊鈔(1918-2009)、陳卓(1932-)、黃埕華(1933-)、李鴻烈(1936-)、鄧偉賢(1939-2013)、李國

¹ 楊虞(舜文，1919-2019)著：《巽齋文存》，編入《英輝樓集》，香港：星光印刷公司，1988 年版，第 70 頁。[自序。文 30]。

² 何乃文(1933-2023)：《窩山集》，香港：明雙硯齋，2010 年 8 月，第 13, 18, 110 頁。[鄧偉賢序、張文榮序、陳卓跋、陳瑞麒後記。文 68]

明(1946-2016)、陳瑞麒(1949-)、何祥榮、林律光等著述亦多，湧現很多新面目，勉力維持墜緒，或為香港文言寫作殿軍。

（作者單位：香港中文大學）

Author Affili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